



感念春色

□程远河

一

大雪,山中少人行。
数小时的跋涉,不见一人。心生疑问:寂寂荒山,可有人家?

终于,山道旁,现出一小院。石屋木篱,柴门未关。

折人,只一翁一妪在家中。火盆旁,两人对坐,见有人来,并不吃惊。

那洞开的门户是有意给人留的吧?

一杯热茶加些许蜂蜜,入肚,热气上涌。

小坐,告辞,老翁送我到门外。以为是错觉,隐隐中感到周围有淡淡的香气。四顾寻觅间,竟有数点梅花在墙角。

那只是从树上折下的一枝残梅。当初,它是被孩童玩腻了扔于道旁,还是被人认为无用弃之深谷?

深秋捡拾于荒野,没想到而今它默然吐香于寒舍,老翁向我诉说它的来历。

梅也是白色的,迎着纷扬的大雪绽放……

投去深深的一瞥,我接过老翁递过的一根竹杖,平平仄仄,踏上雪程。

二

枯坐小屋,隔窗看南山铺展开的雪岭。
树梢干枯,有风作响,眼前实在没有春之消息,而心里却加倍地思念春天。

似乎最诱人的春天总是在少年,在儿时。

一过春节,便念想着哪一棵小草会最早返青,哪一树山杏能最早吐蕾。天天盼春,春来了却不觉。当门前的草坡成为一片锦绣时,我也迅速飞入,融进了春天。

春深如海,少年春衫薄。

后来,发现春天没有了先前的鲜亮,也不敢确

信阶前的青草真的能绿到天涯。曾想着搭一间茅屋于山中,梨花映溪月,夜雨过竹林,远离纷争的江湖,过古人那样的读书生活。再后来,发现这样的一厢情愿显得做作而可笑。

难道最美的春色只能在记忆里,在梦境中?

天色已晚,夜气清寒,拥被而坐,想夜里必定要做关于春天的梦。

是风,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,让门訇然洞开。门响的声音很小,在这静夜却清脆入耳,让心腾地一惊。

三

见过了天南地北的春天,却总是牵记故园的春色。

每到春来必还乡。虽匆匆,但多能看到桃花含笑在风中,便觉得在感情上回归了故乡。

依然是风雨不倒的百年老屋,依然是峰回路转的山间小径……

又一个春天来临,当我站在老家的村头,望着那四野的绿色时,忽然生出感慨:

总有一天,双亲不在,兄弟老去,苍颜的我归来时,家乡的后辈还能认得我吗?

身边的儿子,生在异地长于外乡,虽然也随我年年回来,但那行动本身,多半只有象征意味。将来的他,还会把我的家乡当做他的故乡吗?

心头,陡地涌起一股苍凉,涌起乡关何处的追问。

行走间,究竟有多少人失却故乡?追寻中,注定要失落许多美好吗?

……

田野间,牛铃声。不远处,小麦青青,菜花正黄……

这乡野的春天,点点杨花作雪飞。头顶来来回回的燕子啊,穿过过天下多少人的故乡?



捕雀

□赵跟喜

童年的雪花是白色的,朵大,软,我们叫水布袋雪,落在哪里化在哪里,化在哪里哪里就一片湿。

下雪的时候,雪花被风刮得扭来扭去,麻雀从窝里飞出来,好奇地叫。它们在院子里扑棱飞一圈,站在瓦房顶上,喳喳地叫几声,又飞回墙缝里,探出小脑袋,惊喜地看雪。

田野是先白的,然后通向村庄的路白了,村里的瓦房白了,院子也白了。麻雀不再探着脑袋叫,它们都躲进窝里,躲进房檐边的瓦缝里。坐在堂屋门口,能听见喳喳的叫声,声音很细,很软。雪大的时候,雪花落地的声音和麻雀的叫声混合在一起,那声音会在人心里荡起莫名的喜悦。

风是在夜里变硬的,呜呜地响,雪花被风吹到窗上,似梦非梦的时候,感觉是扑窗的蝴蝶。早上起来,雪厚半尺,没有了麻雀的叫声,只有雪在静静地落着。天越来越冷,雪花变成了雪粒。风急的时候,能听见雪粒在坠落时相互碰撞的声音,它们把雪花埋起来,越埋越厚,最后凝结在一起,结成一层冰壳。

雪落了一天,两天,三天。村庄像臃肿的棉团,只能看见棉团里冒出的灰色炊烟,它们被雪压着,压在房顶上,顺着雪跑,风再吹来,炊烟就散开在雪里,看不见了。

我们把玉米芯摆在铁盆里,燃起火来。我们坐在帘后,等待麻雀的叫声。雪紧一阵慢一阵,不紧不慢地落着。

麻雀肯定饿了,几乎两天没有听见它们的叫声。院子里的雪很厚,淹没了脚窝。我们在院子中间扫出筛子一样大的空地,用细的擀面杖顶起一个竹筛子,再用一根细绳子拴在擀面杖的下端。我们把一小把麦子撒在筛子下面的空地中间,把细绳子轻轻拉回帘后,开始等待饥饿的麻雀。

玉米芯的火很暖和,我们侧耳等待麻雀的叫声,雪还在不停地飘落。

麻雀来了。“喳喳,喳喳!”一只麻雀扑棱一下落在竹筛上,竹筛摇晃了一下,麻雀“扑棱”一下飞走了。我们屏息静气躲在帘后,从帘缝里看着院子。

“喳喳!”又一只麻雀飞来,仍然是落在竹筛上,它探着头,对着竹筛下面看,它看见了麦子,惊喜地叫了一声,从筛子上跳下来,小心翼翼地走到筛子下面。它歪着头,左右不停地看。它叨起一粒麦子,又叨起一粒,“呼”地一下飞走了。

有很多次捕雀失败,是因为我们的神经比麻雀还要紧张,谁不小心碰到了竹帘,或者急于拉动绳子,都会扑空。母亲在灶台旁边纳着鞋底,麻绳儿在鞋底上抽动的啾啾声,一声一声地响着。麻雀落下来的时候,母亲会停止手上的动作,静静地看我们捕雀。

麻雀再次飞来,它的胆子更大了,还带来了另外一只。一只麻雀直接飞下来,在雪地里打了一个旋,钻到竹筛下面,它一边叫一边啄食麦子。另一只随后飞进来,哥哥迅疾拉动绳子,竹筛落下来,麻雀被罩在竹筛下,它们双双在里边扑棱。我们跑到院子里,拿布袋围住筛边,让麻雀飞进布袋里。麻雀喳喳叫,扑棱扑棱,我们在雪里乐。

如是往复,雪天里捕雀,大多是一次抓到一只麻雀,两只以上的极少,侥幸逃跑的麻雀不会再来。下雪的时候麻雀不会成群出来觅食,雪住天晴,阳光暖暖,麻雀会三五成群飞来。化雪时,房檐上滴水挂着冰喇叭,喇叭被阳光照得透亮,麻雀落在院子里喝水,很容易就跑到筛子底下,成为我们的囊中猎物。

麻雀做了俘虏,我们会拿细线拴住它们的细腿,看它们在屋子里飞旋。如果不小心,它们会带线逃走。可怜的麻雀,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快乐。

对于麻雀,我是心存愧疚的,后来在梦园,麻雀成了我忠实的朋友,我呵护它们,给它们喂食,它们会在花开露莹的晨昏在竹林里歌唱,它们的歌声细碎而亲切。我为它们写过不少诗,我爱它们基于某些人类。它们的纯真和俏皮给了我许多欢乐。

飘雪的日子

□李群娟

眼看冬天已尽,等待的心渐近绝望之时,一场大雪纷纷而至。

先是仿若柳絮因风起,又俨然“自在飞花轻似梦”,一堂课上完,看窗外,乱琼碎玉在天地间奔驰,远处的山脉莽莽苍苍,只见隐约的轮廓了。

生活在四季分明的中原,没有雪的冬天,总让人感觉怅然若失。虽然受到太阳的恩泽多了,对我这怕冷之人应是好事,却难遣对气候恶变的隐忧以及对缺乏诗意的冬的厌倦。

于是,想念,盼望,在恍惚的时刻,陷入没完没了的回忆。年少时的冬天是极冷的,雪似乎总是一场接一场地下,以至于层层堆积,背阴处的雪,直到春暖花才化尽。常常,早晨推开门来,外面的世界,突然新得像刚浇了厚厚的奶油一般,清冽的空气中,女人们走进走出,捅开炉火烧饭,家家院子里都飘出淡青的炊烟,然后,是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,穿着厚厚的小棉袄,裹着围巾,缩着脖子,袖着手,斜挎着小书包,在雪地上留下深深浅浅的脚窝。

一两天后,雪霁天晴,更冷了,冷得浑身的血液似乎都结成了冰。一闲下来,大家就忍不住“咚咚”地跺脚取暖,呵着手走在放学的路上,双脚常常又麻又木像块石头。这时候,有趣的事儿也是有的,比如到牛棚子或瓦屋檐下寻找又尖又长的冰锥,竟有两三尺长的,似溶洞中的石笋,寒凛凛地又像一柄利剑,男孩子们以此作为兵器欢呼着追打,惊得找食的麻雀扑棱乱飞。我总在想象冰锥的味道是微甜的,忍不住屡次摘来咬嚼,冰凉冰凉的,嘴唇不一会儿就冻木了,感觉肿胀得像个青柿子。

我过去瘦弱,下雪的日子,冷风总是夹着雪花,从棉衣的袖筒、下摆和领口进行袭击,劫走我本来不多的暖意,下晚自习的时候,常常被冻得透心凉,心脏一次次又冷又疼地痉挛抽紧。夜时,靠着暖水袋或电热毯,仍屡屡被冻醒。过冬天于我成了十分受罪的事。

长大后,一年四季,我只爱晴暖的艳阳天,但每到冬日,还是盼望下雪,只因现在的雪越来越少了。

如今,若去冬日旧宅的屋檐下寻,只怕三寸长的冰锥也难以找到了。没有雪的冬天,像没有诗歌的人生,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没有雪的冬天,又干又燥,粉尘四下飞散,触手都是静电噼啪作响,整个世界仿佛被放在一个炒锅里用小火慢慢地烤,打算干涸后再一块块碎掉似的。我一遍遍地往干燥的手上涂护肤油,一遍遍地为越冬的花、树浇水,大杯大杯地喝茶,望着焦灼的太阳,心中一遍遍地想念着雪。

雪终于来了。几天前看天气预报,就得知了它要来的消息。那天并不太冷,只是一夜北风紧,雪纷纷扬扬地就落下了,自然而坦然,没有彤云密布的虚张声势,只是天空有点灰白。

雪片,如粉蝶一般,东飞西旋,扑地即化,倒是酽酽地覆上了树叶与枝丫。那些四季常青的乔木与灌木,像一堆堆绿色的篝火,闪着白色的火焰。

这场姗姗来迟的雪,仿佛是去邻家串门的女子,回来得晚,不声不响推门就进来了,仿佛一直就呆在那儿,未曾离开过。

不知道它心里是否明白整个北方内心的干旱与难耐的相思。